

當被遺忘的遇上

作者： 鄭頌安
類形： 生活小說
字數： 約 15 萬



故事簡介：

「智能眼」是一項已被多個先進國家採用的、用以彌補眼疾患者受損視力的嶄新技術。受眼疾纏繞的、視力逐漸衰退的富商之子信樂便接受這技術了。

由於富商之子的身份，信樂素來受盡了同事的奉承。而因著其眼疾，他母親少霜又經常過度的監管和幫助他。

因此，他深深感到被眾人所忽視。

為求證明他的存在價值和個人能力，信樂毅然決定離開父親的公司。並在手術後，開辦了自己的甜品店——Since Snacks。

開業前後，少霜對信樂的擔憂更是變本加厲。這憂心造成了信樂的沉重壓力。結果，除了處理繁重的工作外，信樂更同時要花盡心力疏導母親的情緒。

憑著信樂造甜品的才能，開業不久後，他便初嘗成功了。這時，他卻遇上了一個假裝食評人的記者子康，並慢慢地與她成為了朋友。

在少霜暗中策劃的偵查裡，信樂被告知一個事實——自己竟是子康的調查對象。此後，少霜還多番暗中協助他，讓他免於受到調查。只是，少霜這不問情由的幫助卻讓信樂感到不被尊重。於是，他便刻意作對，繼續與子康保持聯絡。

結果，子康便有機會一步一步地迫近信樂。本來，她是一名副編輯。但為了追查信樂的身份，她放棄了原有的工作，化身為一名飲食雜誌的自由撰稿人，藉以接近信樂。調查期間，因

為「失去工作」所引起的誤會，她與男朋友的關係大受影響。而且，她更覺得「調查工作」可能是上司將她引離公司的另類方法。

因此，子康深深覺得自己為眾人所負。為了爭回一口氣及贏得升職的機會，急功近利的子康唯有不擇手段地調查信樂。結果，在她唯一信任的人，父親祖明之勸戒下，她仍堅持硬闖信樂的家。在那兒，她便與少霜碰面了。

為求保護信樂，少霜終於迫於無奈地揭開了信樂身份之謎。原來，信樂的確不是少霜之親生。但更讓子康震驚的是——她也並非祖明所出。原來，她和信樂都是當年被少霜收養回來的。

這樣，一氣之下，子康便拿住證據不辭而別。在子康的通知下，信樂也得知了這身世的秘密。他的憤怒卻很快給一份傷痛和內疚取代。因為，在二人獨處的時候，信樂開始分不清自己對子康的感情。發現自己似乎愛上子康後，他便感到極其困擾。

而當二人仍在手足無措之際，子康卻惹上了官非。她因而失去了理智，胡亂發洩。她不單傷害了自己，也傷害

了信樂。最後，在信樂的誠懇勸戒下，她還是容讓信樂協助自己，洗脫了上司的誣告。

但信樂卻因情緒持續受挫，引至智能眼的抗衡反應。因此，勝出官司後，他便不支暈倒。最後，主診醫生竟建議他透過智能眼，進行洗腦，刪去痛苦的記憶。究竟，他會如何決定呢？

作者簡介

自小擁有一副厚厚的眼鏡，卻因而得到額外的關心。減少了運動，卻因而賺回更多的時間。視力減退後，遇上一些尷尬的情況，卻激發我想出補足的方法。遠離正規工作後，卻獲得更多不同的經驗，如：跳舞、演出、寫作、演戲、拍攝等。我要將這些走在朦朧裡的喜與憂譯作橫、豎、點、撇、捺、勾，緊緊抓住你。

自序

在多少個零以後

在生命的首廿二個年頭，寫作在我而言從來只是一個名詞，不曾在腦裡多留半分鐘。我並不是一個有大理想的人，只想憑藉一點小聰明和幾分努力，唸完書，便找一份普通差事。

只是，就在畢業前的一年，眼疾愈見惡化，視力更覺模糊。那時，不單身心皆挫，視力所引起的、日常生活上的誤會也教我不得不逃避身邊的人和事。視力的情況也影響了我尋找工作的過程。結果，兩份臨時工的合約先後完結了。在零三年，在頗高的失業率下，唯有間斷的兼職，並繼續目送我那悄悄溜走的視力。

那時，得知一個失明朋友正以寫作為目標。正為茫茫前路而苦思的我便彷彿看到靈光一閃。誠然，對於喜歡標奇立異的我而言，要我跟人腳蹤絕非易事。只是，縱然我不敢大聲告訴別人，我在寫作。我卻竟然堅持寫下去。後來，參加了一次寫作比賽，獲得了優異獎。而參與寫作班時，則得到老師的讚許。膽子大了，便在網上投稿。

此刻想來，覺得很是惘然。自小，除了功課，我甚少寫字，更絕少讓人看我所寫的。是的，我是那些「一字一筆」的人。不論是寫個「二」字，還是「鄺」字，都有一種不讓筆尖離開

紙張的衝動。所以，並沒有什麼人可以看明白我的字。

而首次因文字而得到的讚許，則是基於一份中文閱書報告。但老師並不是讚我寫得好，只是說我寫得多。原來，我雖沒有寫的天份，卻有想的癖好。因此，趁著那七點幾勞動人口的陪同，我毅然走到鍵盤前作夢。這樣，一個旁人不能觀其所寫之人便開始寫作了。多幽默的開始呢！

事情也繼續幽默地發展。寫作的人總需要閱讀，這應該也沒有什麼人反對吧！開始寫作的日子，卻是我閱讀最少的日子。那時，對我而言，閱讀已不只是眼部運動了，更是手部、頸部、腰部之運動。我要掬起書本，垂著頭，彎著腰，才可好好地看書。於是，我習慣了以聲音接收資訊。起初還覺不錯，但後來卻執筆忘字。猛然驚醒後，我才重拾報章，一條一條大標題地細讀。誰料，我竟因而愛上了文字，並漸漸喜歡了寫作。

只是，單看大標題，怎不教我營養不良呢？我還需要更均衡充足的精神食糧。是的，視力的遞減讓我讀得辛苦，讀得慢。但是，也因視力的殘缺讓我可以從相關福利機構取得不少可聆聽的書本。於是，那些日子，我閱讀了不少不同類別的書本。這樣，我的寫作便受到啟發了。

就是這樣，因著看不清楚而戀上文字。

因著閱讀困難而讀得更多。這又是多麼幽默呢！

那麼，告訴你一個幽默的結果吧！在沒有工作的日子裡，在自我增值之風氣下，素來好靜的我參加了一個與視障人士共舞之團體「微風吹」。當中，我學習了運用視覺以外的感官，認知自己的身體和情緒，甚至外界。誰料，這對我的寫作又帶來甚大的益處。視力減退後，我並不能細緻觀察。我曾因而憂心自己所描寫的不夠準確。但我嘗試憑著從「微風吹」所學的，感受自己和外界。於是，我便清晰地體會到喜怒哀樂怎樣扭曲我的臉容、怎樣拉扯我的肌肉、怎樣充塞我的肚腹……結果，問題又似乎減輕不少了。巧合地，在「微風吹」，更認識了一個朋友(他並不是其學員)。他竟找我寫一些視障人士的故事，並希望將它攝錄成短片。這樣，我又得到了一個寫作機會。此外，也得到了演戲、拍攝的體驗。當中，不少觸動的事情也激發過我的創作。後來，我們更成立了一個推廣共融的組織——「觸映份子」。誰知，因為我們的第一個創作贏得一些人的認同，我們竟獲得資助。更意外的是我這篇小說竟也是資助項目之一……

一氣呵成地回憶了這個從無到有的過程，我才發現當中有多少個「竟然」、

「巧合」、「誰知」一類的字眼，才知道事情是在一個如此沒有預計的情況下進展著。

若然要將這些意料之外都化作機會率，並 1/2、1/3、1/4 地慢慢乘下去。那個 1(或 2、或 3……)也不知會在小數點和多少個零之後出現了。

我不會簡單地用「運氣」二字來解釋這些事情。我只相信這一切都是那位叫「萬事互相效力」的耶穌基督所妥善安排的。

鄭頌安

零五年六月三日